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新編五代史平話 周史平話 卷上

詩曰：漢祚相傳儀四春，區區篡位謾勞神。  
浮榮易若草頭露，大位歸之花項人。  
五代幾年爭霸業，千村萬落漲氛塵。  
誰知天意歸真主，夾馬營中王氣新。

話說郭威事漢高祖劉知遠，凡軍府之事，無問大小，悉以咨問於威。高祖升遐，將太子承祐吩咐著郭威輔佐。奈承祐謚做隱帝的，聽信外戚李業讒言，一朝無故殺大臣。郭威舉兵反叛，挈享國四年之漢鼎而遷之周廟，是為周太祖也。

且說周太祖姓郭名威，乃山東路邢州唐山縣地名堯山人氏。其父郭和以農耕為業，其母常氏乃河東路潞州黎城縣常武安的妹妹；自嫁事郭和後，丈夫日勤耕稼，婦女夜事績織，廝共生活，應當官司徭役。一日，郭和出田頭耕耨禾苗，常氏將飯食送往田間，在中路忽被大風將常氏吹過隔岸龍歸村，為一巨蛇將常氏纏住。不多時雷電頓息，天日開明。常氏吃這一唬，疾忙奔歸堯山，便覺有娠。懷孕一十二個月，生下一個男孩，誕時滿屋祥光燦爛，香氣氤氳，郭和抱那孩兒一觀，見左邊頸上生一個肉珠，大如錢樣，珠上有禾穗紋，十分明朗。郭和向常氏道：「這個肉珠作怪，珠內有禾，莫是田禾之寶？」夫妻私相告語，怕生這男孩後，每歲田禾倍熟，因命名喚做郭成寶。豈料得這孩兒後，家中生計蕭條，田禾耗損。不兩年間，郭和身死。那常氏帶取這個孩兒，年幼無依，未免並疊了家財，將郭和營養了畢，母子兩個奔去河東路潞州尋著黎陽縣，投奔著常武安家裡收留，同共作活。年至七八歲，他舅舅常武安使令郭成寶去看牧牛畜。有那大蟲要來傷殘牛只，被成寶將大柴棒趕去，奪取牛回來。成寶歸家，說與舅舅得知。常武安道：「您年紀雖小，卻有膽智，我為你改了名喚做郭威。您小年有這膽氣，他日可無負『威』之名也！」

年至十一歲，武安令郭威去看守曬穀，怕有飛禽來吃穀粟時，驅逐使去。無奈那雀兒成群結隊偕來偷吃穀粟，才趕得東邊的去，又向西邊來吃。無計奈何，郭威做成竹彈弓一張，拾取小石塊子做彈子，待那飛禽來偷谷時分，便彎起這弓，放取彈子，打這禽雀。卻不曾彈得雀兒，不當不對把那鄰家顧瑞的孩兒顧驢兒太陽穴上打了一彈。彈到處，只見顧驢兒斃倒在地氣絕。被那地分捉將郭威去，解赴黎陽縣裡打著官司。離不得委官親到地頭，集鄰驗視顧驢兒屍首，除太陽穴一痕致命外，餘無痕傷。取了郭威招伏，解赴潞州府衙去聽候結斷。那潞州刺史坐廳，將郭威管押立於廳下。刺史一觀，卻是孩兒每打殺了孩兒。把筆就解狀上判送法司擬呈。那法司檢擬郭威彈雀誤中顧驢兒額上，係是誤傷殺人，情理可恕；況兼年未成丁，難以加刑。擬將郭威量情決臀杖二十，配五百里，貸死。呈奉刺史台判，准擬照斷，免配外州，將頰上刺個雀兒，教記取所犯事頭也。司吏讀了案卷，杖直等人將郭威依條斷決。決訖，喚針筆匠就面頰左邊刺個雀兒。刺訖，當廳疏放。郭威被刺污了臉兒，思量白淨面皮今被刺得青了，只得索性做個粗漢，學取使槍使棒，彎弓走馬。每夜讀誦《閩外春秋》、《太公兵法》。年至十五六歲，勇力過人。吃酒時，吃得數鬥不醉；吃肉時，吃得數斤不飽。一日出市上閑走，有一漢將著一條寶劍要賣。那劍光閃爍，殺氣崢嶸。正是：

手持三尺龍泉劍，定取皇家四百州。

那漢將這寶劍出賣，郭威便問那漢道：「劍要賣多少錢？」那漢索要賣五百貫錢，郭威道：「好！只直得五百錢。咱討五百錢還你，問你實得。」那漢道：「俗語云：『酒逢知己飲，詩向會人吟。』我這劍要賣與烈士，大則安邦定國，小則禦侮捍身，您孩兒每識個甚麼？您也不是個買劍人，咱這劍也不賣歸您。」郭威道：「卻不叵耐這廝欺負咱每！」走去他手中奪將劍來，白乾地把那廝殺了，將身逃歸邢州路去。郭威到得邢州，尋問唐山縣地名堯山，到得鄉里，那有一個人廝認得他？他跟著那娘娘常氏回潞州時節，郭威且得二三歲；今雖長成，奈緣刺壞了臉，誰人肯認他。行了兩日，卻有他親叔父郭科認得他頸上肉珠兒，便喚道：「郭成寶，您今恁地長成了！又怎生刺了臉兒？」郭威向郭科把別後的事一一說了一遍。郭科道：「您雖是殺了那人，卻是州縣隔遠，那&~YWGV1;有討您處？您且在此閑耍幾時，卻討個生活歸您做。」

一日行從柴仁翁門道過，那柴家是個世代豪富，好佈施，濟貧寒，積陰德的人。他門下常有諸色百工技藝的人，在彼仰給衣飯。他門下一個相士見了郭威，向柴仁翁道：「適來行過的後生，是何處人氏？這廝將來貴不可言。頸上一顆肉珠，乃是禾寶。頰上一個雀兒，將來雀兒口啄著禾粟時分，這人做天子也！」柴長者見那相士恁地說了，急忙使人喚郭威進來，問他來歷。郭威逐一說與柴長者聽了一遍。長者問郭威曰：「您而今在這裡做個甚的生活？」郭威道：「咱待去為人僱傭，挑擔東西，胡亂糊口度日。」柴長者道：「不消恁地。咱有個親生女兒喚做柴一娘，招您做贅居女婿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」郭威見說：「謝長者看顧！但是小人身畔沒個遼丁，怎生敢說婚姻的話？」柴長者道：「大丈夫富貴貧賤，各有時命。且忍耐在家裡，俟時通運泰，必有發跡的分也。」柴長者便喚鄰舍范文二做媒，與郭威的叔父郭科說知，擇取良辰吉日，招郭威入舍，與柴一娘結百年夫婦之好。奈郭威既入贅柴家後，柴長者是個豪富的人，他貪圖相士道郭威他日做天子，別作一眼觀他。那柴仁翁有兩個孩兒，長的名做柴守禮，次的名做柴守智，每日與郭威廝趕閑耍。郭威是個浪蕩的心性，有錢便要使，有酒便要吃，時常出外，好使性氣與人廝打。柴氏向郭威道：「咱父親親代積善，不喜您恃勇使性打人，怕有失手時，自投刑憲，怎不生受？」

郭威一日向柴一娘道：「您且安心在這裡。咱娘娘在潞州舅舅常武安家裡，自前年買劍殺了那廝走從這裡來，一向不知他音耗是怎生。近來該遇赦恩，從前罪過官裡都赦了。咱便欲過潞州，探我娘娘一番。有盤纏可得三五十貫文與我，歸來卻得厚謝。」柴氏見他有這孝心，便向爺爺柴仁翁說知，津發郭威離了家門，投潞州去。是時後唐天祐二十年正月的事也。

行經月餘，已到潞州常武安家，見了舅舅，問著娘娘信息，且知母氏已自喪亡。是他常舅帶郭威去墳頭拜墓了，慟哭一頓。覺得常武安嫌郭威在前生事連累，亦不甚眷顧著他。恰遇三月時分，有澤州節度使李繼韜將澤州叛唐歸梁，出榜召募敢死勇士備禦。榜曰：

潞州節度使司欽奉詔敕，差當職備禦本鎮，收剿裴約，拔取澤州。今備榜召募敢死義士，充軍前勾當。如有英雄豪傑勇力之士，願當一面，願保一城，自出奇謀，共立異績者，許赴軍前應募。待斟酌官賞，奏換真命，斷不食言。故茲榜示，諸人通知。天祐二十年三月日榜。

李繼韜出了這榜，無人應募。郭威讀罷，心中大喜，自思忖道：「咱有些武藝，識得兵書，若不去充軍，要作何用？」即日去州前揭了榜應募。繼韜一見大喜，便署他做裨將，統率五百人。五月，繼韜要統兵攻取澤州，遣董璋做著先鋒。董璋到澤州城下，與裴約會戰。二將交鬥，裴約佯敗，董璋乘勝追殺，被裴約伏兵四起，將董璋活捉了。那時郭威躍馬，手輪雙刀，突入裴約陣上格鬥，殺傷三十餘人，將董璋搶歸。那裴約一直趕來，被郭威勒回馬射了一箭，裴約中箭墜馬而死。董璋遂取了那澤州，卻把取城的功勞報著李繼韜做自己功請賞。郭威吃董璋爭了這功，又隸屬他部下，思量與他廝爭不出，嘔了一肚憤怒氣，沒奈何，他是粗漢，只得多吃了幾碗酒，消遣愁悶。連泛了二三斗酒，該酒錢一貫有餘，身下沒錢，未免解個佩刀，問店家權當酒錢，候有錢卻來取贖。店家不肯當與，被郭威抽所執佩刀，將酒保及店主兩人殺死了。地分捉將郭威解赴節度使司去，李繼韜大怒道：「您是軍將，怎得妄殺平民？」郭威將救董璋殺裴約取澤州的事，向繼韜詳細說了：「只為吃董璋爭了功賞，肚悶，將佩刀當些酒吃，醉後將他殺了。」繼韜見說，且喝令長枷送獄收問。終是惜他勇力，不忍壞了他，密地喚人放威走了。郭威直奔入汴梁，單獨一身，沒個歸著。一日，在御街上閑行，有陰陽官費博古設肆賣卦，郭威去個卦肆裡買一個卦，專占此身去就。費博古排下了卦子，問：「丈主要作何用？要謀甚事？」郭威道：「咱到此間，待要去充軍；又待要奔歸邢州鄉里。這卦吉凶怎生？願先生明告！」費博古且將卦影來檢了，寫著四句詩。那四句詩道個甚的？

百個雀兒天上飛，九十九個過山西。  
內有一個踏破腳，大梁城裡實驢騎。

郭威一見費博古寫了這詩，心中道是：「咱名喚做郭雀兒，他卦影上分明提出咱姓名，極是靈驗！」博古道：「此卦大吉，乃乾卦飛龍之象，不可戀舊回鄉，只好在汴梁住坐，將來有富貴之分也。看詳此卦，乾象為龍，亦君象也；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；若不為君，他日亦是近君之德之人。只可謁見大貴人，自此發跡非細。老夫自從在這裡設肆賣卦，前後不曾占得一課如此。賢丈功名來逼，千萬保重！他日無忘老夫之言也。」道罷，郭威心中欣喜，去街上買些酒吃，恰遇平章劉知遠朝回，那郭威醉倒路旁，被喝道軍卒將藤棒子打起來，擁至知遠馬前。知遠見郭威是個健漢，喚郭威跟著馬來，引歸私第，詢問郭威是何處人氏，怎生醉倒路旁。郭威從那應募李繼韜軍下攻取澤州，被董璋占了功賞，殺人逃走，來到此間，逐一細說與知遠聽了；向郭威道：「您有這般智力，當此亂離之世，不從事弓刀間立著功名，取那富貴，怎不枉了一生？虛擲光陰，真是可惜！」喚左右將一卮酒賜與壯士飲啖。郭威告覆：「相公！一卮酒怎能醉我？若蒙頒賜，告覓一斗見賜！」知遠見郭威是慷慨丈夫，喚將二斗酒，仍將熟豚蹄一隻，與他按酒。郭威就廳下接了酒並豚蹄，向廳前跪謝，將到廊下，把大大碗傾酒，滿滿泛了三五碗，抽腰間所佩的刀，將豚蹄割取大塊啖了。劉知遠喚入宅堂裡去問：「郭威，您只在咱帳前做親將，統帥七百人，您為頭目。」即時出了札付，將一部軍馬交郭威管領。

開運元年，晉主自將兵親征，駕次澶州，檄劉知遠做招討使，與杜威、張彥澤兩個各統所部兵馬，備禦契丹。是時，劉知遠帥軍從太原路去。契丹遣偉王將兵寇太原路。偉王帥精兵五萬，在忻州秀容縣北下寨，旌旗蔽野，馬畜彌山。劉知遠令寫書約會白承福合兵防禦。郭威道：「告樞密招討相公，小人請將精兵三千，明日決定破賊。請相公憑城看小人用計劫取賊營！」知遠謂郭威曰：「虜兵方來，其氣甚銳，未可與戰，您不可輕敵。」郭威曰：「彼跋涉風沙，兼程疾驅而來，士馬疲困；若不乘此攻擊，待營壘已成，我軍見其士馬之盛，必奪其氣，不敢與敵，則勝負未可知也。何似乘其疲困而擊之，可以得志？」知遠曰：「您道得是也！」日未晡，郭威下令，令軍士備辦糧食，人持火炬一枚，向忻州秀容縣南藏伏了；約以夜後火舉，則各焚炬鼓噪而進。恁地吩咐了，郭威脫了衣服，令軍人將他背脊上打了三十下背花，星夜走過秀容縣北契丹寨上詐降；被巡卒拿去，擁見偉王。偉王道：「這人莫是奸細？交軍下斬了頭來！」郭威垂泣道：「小人遠來投大王，要為大王白手取了太原，少報仇怨；怎生疑我是細作，枉把小人殺了！」偉王見說，喚：「且留人間。您是何人？可說因依仔細！」郭威道：「咱是劉招討帳前親兵郭威，因吃酒得罪，被主帥將小人打了三十背花，禁受不過，特地投奔大王。大王不信，可驗背瘡，便見的實。」偉王看了郭威背上杖瘡，便不疑他，問：「郭威，您有甚計可取太原？」郭威道：「知遠軍下有一個使妖兵的人，喚做馬殷，會藏形匿影，喝茅成劍，撒豆成兵。今馬殷已在大王軍營中了。合先為除了這人，則知遠如失左右手，太原可以唾手拿來。小人請一張劍，並大王帳下親兵一人為伴，咱有術可以拿得他。」偉王將劍一口付郭威，令阿裡罕做伴當，一同搜捕。郭威待至二更後，被郭威將阿裡罕殺了，並帳前親軍，盡行砍殺，舉火大噪，一軍擾亂。那三千伏兵，四面掩殺，偉王儀以身免，俘斬一萬七千餘人。偉王即日引兵逃遁，郭威大得勝捷。表奏朝廷，辟郭威做節度使參謀兼推官，凡有軍馬文字，必使郭威共議。八月，晉主遣劉知遠做行營都統，令將所部兵馬約會山東田地，共御契丹。那時知遠堅守太原，無赴援之意；晉主疑之，每有國家大事，皆不使知遠謀議。劉知遠自見位高勢偪，頗以為憂。一日，問郭威曰：「朝廷徵兵甚急，咱每是怎生去就？」郭威謂知遠曰：「河東得山河之險固，有士馬之精強。無事則民勤於耕稼，以廣軍儲；有事則民習於弓矢，以蒞武事。此真霸王之資也。閉關自守，又何憂乎？」

晉開運三年八月，白承福部落在太原多務剽掠，居民不安生理。劉知遠憂之，一日，與郭威謀曰：「方今天下多事，若使吐谷渾白承福等久居太原，此乃腹心之疾，不如早除之。」威曰：「密表於朝，乞遷之內地，分其種落置諸州，則可無患。」晉主得表，遣使送其部落分隸諸州。知遠使郭威等誘承福等人城，以謀叛誣承福等，合其族四百人，殺之無遺。

開運四年七月，劉知遠即皇帝位，國號曰「漢」，詔授郭威做樞密使。樞密院吏魏仁浦奉使契丹還，郭威訪問仁浦兵數及故事。仁浦強記精敏，逐一疏陳，郭威專信任之。是時，朝廷庶事草創，漢主知遠悉以軍府事委郭威提督。

乾祐元年正月，漢主疾大漸，召史弘肇、郭威等入內，漢主泣謂威等曰：「吾披荊棘，共卿等取天下，從事鞍馬三十餘年，行與卿等訣別。嗣子承祐幼弱承祐即隱帝，後事托在卿等，善護之！」道罷，漢主殂於內寢。郭威與史弘肇謀，秘不發喪，下詔稱杜重威謗議朝政，頗懷歹心，將重威並其黨押赴市曹斬之。市人爭割重威之內以啖之。河東節度使劉崇，當漢高祖知遠鎮河東時分，與郭威爭權有隙。至是見威方總兵柄，劉崇憂懼，恐郭威報怨，與判官鄭珙謀曰：「主上幼沖，政在權臣。咱與郭侍中不諧，他日必有變，將如之何？」珙曰：「晉陽之兵，天下無比。況又山川險固，十州徵賦，足以自給。公為宗室大老，不向此時善自為計，他日受制於人，悔之何及？」崇曰：「您說得是也！」即日罷了上供徵賦，收募豪傑，籍民丁為兵，朝廷詔令多不稟承，而反叛之意將萌矣。會河中李守貞反永興王景崇反鳳翔趙思綰反三鎮反叛，漢隱帝詔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，樞密使如故，將兵趨河中，督三道軍馬，收捕三鎮，諸軍皆受郭威節度。郭威受命，至河中，分兵為三道，攻打河中。白文珂、劉詞兩個就同州進兵，常思自潼關進兵，郭威自陝州進攻。蓋郭威撫養士卒，與之同甘共苦，小有功的，厚賞之；微有傷的，親視之；軍士無問賢不肖，凡有開陳，皆溫辭色接之；微忤不怒，小過不責。由此得將士心，所守必固，所攻必克。

乾祐二年正月，郭威聽得蜀兵來救鳳翔，趙暉戰敗，求救於郭威。威自將精騎五千人赴援，未到大散關，蜀兵聞風逃遁。郭威再還河中。李守貞果覬郭威之出，使王繼勛引精騎千餘人夜襲漢柵，縱火大噪。劉詞使裨將李韜御之，繼勛戰敗，殺獲七百餘人，繼勛中矢而逃。四月，李守貞再出兵攻漢長圍。郭威謂都監吳德裕曰：「聽得河中非久食盡，來則御之，去則勿追。不旬月間，三鎮之叛盡授首矣。」魏延朗統兵來劫長圍，吳德裕隔馬迎戰，戰才數合，魏延朗已被吳德裕活捉過來。王繼勛帥其眾三千人，詣郭威軍前投降。七月，李守貞見趙思綰、王景崇兩鎮已降，郭威將兵攻拔了河中府外城了，李守貞與妻子赴火自焚。郭威入城，獲守貞兒崇玉與其偽相國師總倫等，解送大梁，磔屍於市。八月，郭威自河中歸，道經洛陽，見西京留守王守恩貪鄙聚斂，刻剝百姓；徑出樞密院頭子，命白文珂代守恩做西京留守。九月，郭威歸至汴梁，前軍人唱凱歌，後陣馬敲金鑼，回到禁城了。漢隱帝登寶殿，集文武官班分立於金階之下。群臣進表，稱賀三鎮已平。郭威至殿下，朝見隱帝。帝勞之曰：「卿跋涉山川之險，沖冒風沙之中，運籌決勝，使元凶授首，三鎮悉平，非卿之力不及此！」龍顏大悅，便支給了金銀絹帛各五千匹兩，犒賞諸軍，宣郭威加侍中樞密大使。威奏漢主曰：「臣將兵在外，凡鎮安京師，供饋兵食，皆宰相大臣居中者之力。臣安敢獨當此賜？」隱帝遍召宰相、樞密、宣徽、三司、侍衛使九人至殿下，帝命內府出金帶一條賜郭威，玉帶九條賜宰相以下九人。加授史弘肇中書令，竇貞固司徒，蘇逢吉司空，蘇禹珪、楊邠僕射。史弘肇又奏曰：「臣以郭威削平三鎮，推功於臣等，濫蒙恩賞。在外藩鎮，未沾恩賜，怎不缺望？慾望聖慈允臣所奏，以削平三鎮，大赦天下，普賜恩爵，使中外之人，共沐維新之澤，不亦美歟？」漢主允奏，令學士院草詔大赦。赦文曰：

朕以幼沖，入繼大統，宵旰以思，未臻善治。何物強藩，誘致鄰寇，蕩搖我邊疆，俘殺我人民。顧予小子，未堪家多難；賴爾二三股肱，實左右朕。元樞出督，諸郡豪傑響應，未及期年，群凶授首，三鎮底寧。除徵行軍馬，別行犒賞外，加諸鎮節度使各轉三官；部下屬官將士，各轉兩官。所有三鎮百姓，久遭干戈圍守，今年合徵田租，並行蠲免外，餘三年免徵一半。自九月初五日昧爽以前，除殺祖父母、父母，弟殺兄，奴婢殺主，大逆不道，不在赦原外，其餘已結正未結正，已覺發未覺發，罪無大小，咸赦除之。於戲！否往泰來，共睹維新之化；上作下應，永臻丕乂之風。咨爾多方，體予至意！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朝廷宣讀赦文了，遣奉使星夜趕到各路開讀，遵依詔旨施行。中外之民大悅。十月，邊都奏報契丹引兵入寇河北，乞朝廷差兵防禦。朝廷公議，差委侍中郭威都督諸路軍馬出河北拒守。

乾祐三年四月，漢主謂史弘肇曰：「契丹寇河北，昨差郭侍中出督諸將防禦，朕欲使郭威鎮守鄴都，使諸將一聽郭威號召，其備禦契丹事務，專委郭威便宜處置。」弘肇奏曰：「宜授郭威做鄴都留守，仍領樞密大使如故。」蘇逢吉力爭，以為無留守帶行樞

密使的故事。弘肇曰：「領樞密則可以攝伏諸將，便宜行事，號令行矣。不然，事權不一，動有牽制掣肘之患，何以責其成功？」漢主從弘肇之請，令學士院降制：郭威鄴都留守，樞密大使依舊。仍詔河北諸路甲兵錢穀，但見郭威文書，立皆稟應。郭威妻柴夫人無子，有妻兄柴守禮的孩兒名榮的，郭威養以為子。至是，朝廷署授郭榮做貴州刺史。五月初三日，郭威陞辭赴鄴。至鄴，召集諸將佐就留守衙裡排著筵會，酒至三行，郭威謂諸將曰：「威叨承天眷，留守鄴都，將旨此來，專以備禦契丹，撫安邊境，為第一義。體知河北諸郡，頻年兵革，凋弊已甚，一意撫摩，尚恐民不聊生。今視事之初，與諸將約：謹斥堠，守封疆，廣軍儲，繕兵甲，諸公責也。毋得縱軍卒抄掠平民，無得放頭口蹂踐禾稼。契丹猝至，則內堅壁而外清野，量敵後進，庶收萬全之功。今後『成功有賞，違令者誅』，與諸公共守八字，斷不渝也！」諸將聽得郭威言語，私相謂曰：「郭爺爺敕令不可違犯！」自是契丹畏服，不敢犯邊。隱帝自即位以來，三鎮既平，中外無事，除喪聽樂，靡所不為。十一月，有太后的弟弟李業，因求做宣徽使不得，卻與嬖幸閻晉卿、聶文進、後匡贊、郭允明三四個，日夕在漢主跟前譖毀大臣楊邠、史弘肇、郭威等。一日，同謀激漢主忿怒，將大臣楊邠、王章、史弘肇等三人盡行誅殺。遣供奉官孟業賫詔，令行營都指揮使郭崇威、曹威，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兩個。郭崇威將孟業囚在獄中，將詔示郭威。威曰：「吾與諸公被荊棘，從先帝取天下，受托孤之任，竭力以衛國家。今事勢至此，怎敢偷生？君輩當奉行詔書，取吾首以報天子，庶不相累。」崇威等皆垂泣曰：「天子幼沖，此必左右群小所為。願從公入朝自訴，蕩滌鼠輩，以安朝廷。」威乃留養子郭榮鎮守鄴都；令郭崇威做先鋒，自帥大軍，陸續以進。漢主恐外有變，急詔慕容彥超、侯益等人衛。彥超方食，得使者賫詔來到，舍匕箸，即日帥兵就道。至汴梁，漢主謂彥超曰：「聽得郭威自鄴都舉兵反叛，禁中之事，煩卿衛護。功成之日，當以郭威官爵相處。」彥超愧謝而退。侯益亦入朝奏曰：「臣有一得之愚，切謂鄴都戎兵家屬盡在京師，不若閉城自守，出其軍人妻屬登城以招之，人人思家，可不戰而勝也。」彥超聽得這話，笑曰：「侯益衰老，為儒夫計耳！怎能挫郭公遠來銳鋒？」郭威軍行至澶州，漢主遣侯益統帥閻晉卿、吳虔裕、張彥超等諸翼軍馬趨澶州。郭威乃過滑州，義成節度使宋延渥開城迎降。威入滑州，取庫藏財帛支勞將士，且舉酒屬從行諸將曰：「聞侯令公已督諸翼軍馬自南來，吾欲保全爾曹功名，怎不奉行前詔？吾死且無所恨。」諸將流涕言曰：「公不負國家，國家卻負公，所以吾黨爭欲效死，如報私仇。願公前進，彼侯益何能為哉？」監軍王峻徇於軍中曰：「咱得郭爺爺處分，俟克京城日，聽諸軍旬日剽掠。」諸軍皆踴躍思奮。卻說漢主聽得郭威軍至河上，頗自悔懼，私謂竇貞固曰：「昨來舉事太匆匆，如今奈何？」威至封丘，人情恟懼。慕容彥超於漢主跟前大言曰：「臣視北軍猶蟻蟻耳！」退問郭威兵數及將校姓名，始憂懼不知所為，拊髀長嘆曰：「此亦勁敵，未易破也！」會郭威頸上患疽，且駐軍封丘治療，三日而愈，頸邊所刺雀兒，果與珠上禾黍相及。柴夫人令郭威覽鏡道：「您曾記得咱爺爺見相士說，您雀兒啄著菽時分，必為天子？今雀兒廝近了，富貴來迫，公千萬自愛，毋辜咱父親的期望也！」漢主探聽得郭威兵至七里店，漢主與慕容彥超帥大軍屯七里店，與郭威軍對營下寨；又使劉重進帥禁軍與侯益會合，屯赤岡。時扈從軍容甚盛，至暮，皆不戰而須來日。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冲郭威陣上奮擊，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，彥超敗走，麾下死者百餘人。於是諸軍往往逃走潰散，降於北軍。侯益等密地走見威投拜，威各遣之還營。慕容彥超與十餘騎奔歸兗州。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十餘人宿於七里寨，回視諸軍，皆在郭威麾下矣。旦日，漢主還宮，行至玄化門，有劉錫在門上射箭，幾中漢主。漢主回轡，北至趙村，追兵已及，疾忙下馬，走入百姓家，忽為亂軍所殺。郭威帥兵自迎春門入，歸私第。初，郭威在魏時，漢主命劉錫往郭威居第，將威家屬盡行屠殺。劉錫性殘忍慘酷，雖嬰兒無得免的；惟柴夫人與郭榮侍威在鎮，無恙。諸軍入京城，大掠通夕，獲劉錫、李洪建，囚之於獄。次早，命諸將分部禁遏剽掠者，至日哺乃定。郭威素服入哭隱帝，遷其梓宮於西宮。王峻請曰：「隱帝不君，傾覆社稷，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，葬以公禮。」郭威不許，謂峻曰：「倉卒之際，吾不能保衛乘輿，使之遇害，罪亦大矣！奈何貶君之位，以快私憤乎？此吾之所不忍也。」郭威帥百官往太后宮起居，奏太后曰：「先帝晏駕，請早立儲君，以主社稷！」太后詰曰：

河東節度使劉崇、忠武節度使劉信，皆高祖弟也。武寧節度劉贊，崇之子，高祖養以為子。開封府尹劉勛，高祖的兒子也。其令百官議擇所立！

郭威、王峻入見太后，請立開封府尹劉勛為嗣。太后曰：「劉勛久患羸疾，不能起，何以臨朝？」令左右以臥榻昇劉勛，以示諸將。諸將信之，乃別議所立。郭威與峻議欲立劉贊為嗣，百官表請太后下詔，遣太師馮道詣徐州迎劉贊。初，威在河中討三叛時分，得朝廷詔書，見其處分軍國之事，皆合機宜，問誰為之，使者以范質草詔對，威曰：「此人宰相器也！」直學士當草制詔，威獨令范質草詔，令具儀注於倉卒之中，討論撰定，皆合事宜，威稱賞不已。翌日，郭威帥百官請太后臨朝，垂簾聽政。郭威奏曰：「臣合門老幼，被劉錫屠殺已盡。告太后殿下，將劉錫早正典刑。」太后曰：「付與卿自行處斷，便族滅其家，不足以雪公之恥也。」郭威奏曰：「劉錫屠絕我家，我又屠滅其族，怨仇反覆，無有窮極。乞將劉錫押赴市曹處斬，梟首於市；全有其家，免行族滅。」聞者皆謂郭威用心忠厚。劉錫屍棄於市，軍士憤怒，有碎磔其肉以喂犬者。不兩日聞，有河北路進奏告急文字，報導契丹入寇，屠我內丘，陷殺饒陽。太后急遣郭威將所部兵馬迎擊，除范質做樞密副使。且說劉贊接得太后誥命，留右押衙鞏廷美、教練使楊溫，鎮守徐州，與馮道等趨汴梁。在路儀仗，皆如王者儀制，左右山呼萬歲。郭威至滑州，留數日，贊遣使慰勞，謂將受命時分，相顧不肯下拜，私相告語曰：「咱輩破京城之日，屠陷京都，連日剽掠。今復立劉氏為天子，設若問罪我輩，則全軍被戮，吾黨無遺類矣！計將安出？怎不早自為謀？毋待臨期及禍，悔無及也！」郭威軍行至澶州，將欲起離，將士拜伏馬前不起。郭威曰：「您起來！有話得說，遮欄馬首欲何為耶？」諸將士卒大噪曰：「今中國無主，咱每從侍中征戰，便立得功勞，有誰憐我？譬如在河中時血戰幾番，末梢頭和侍中幾乎性命不保。天子須侍中自為之！若立劉氏，則我將士屠陷京師，已與劉氏為仇，不可立也！使劉氏為之，咱每但有反叛而已！侍中能自保富貴乎？」將士急忙將馬前黃旗裂斷，被郭威身上，共擁戴立馬，山呼萬歲。即日向南行，趨歸汴梁。郭威乃上太后箋，請奉漢宗廟，事太后為母。下書撫諭汴梁士民，具道為軍士迫脅的意，仰官民安心生理，一如舊制，毋得妄生驚疑。軍至七里店，竇貞固報百官道：「新天子已到七里店。」百官以下，盡出郊迎拜謁。貞固等到七里店，上書勸郭威即皇帝位。那時劉贊已到宋州。王峻、王殷兩個探聽得澶州軍變，遣著郭崇威將馬軍七百人前往宋州，拒住劉贊，休教他入朝。崇威到得宋州城下，贊見他帶得人馬來，疑必有變，閉了城門，登樓詰問崇威曰：「公提兵此來，有何話說？」崇威對曰：「澶州軍變，郭侍中遣小人來此宿衛大王，非有他事也。」劉贊召崇威登樓，執崇威手垂泣曰：「不幸國家多變，先皇聽信讒邪，致宗社傾亡。今日事已至此，為之奈何？」崇威曰：「郭侍中不負高祖皇帝委托，保無他虞，請大王安心！」是時，護聖指揮使張令超、許州判官董裔幾個，皆來侍衛，密地向劉贊曰：「覘著崇威視瞻舉措，敢有歹心？道路行者皆言郭侍中已稱尊御極，而殿下深入不知回轡，將及禍矣！為今之計，宜召張令超，諭以禍福，乘夜將兵劫取崇威的馬軍，掠睢陽金帛，募士卒，投北走歸晉陽。彼新定京邑，朝廷人事倥傯，未暇調兵追我。待彼來追，則我之巢穴成矣。殿下宜早圖之！」贊曰：「郭侍中一心殉國，縱肯負我，詎肯負高祖之恩哉？」猶豫未決去就。是晚，崇威密說張令超歸朝。平明，張令超帥眾歸崇威營。贊倉皇大懼。郭威又遣人趨馮道先歸。馮道辭贊先行，贊泣謂道曰：「寡人此來所侍者，以太師三十年舊相，故無疑耳。今事危急，太師何以教寡人？」道嘿然不對。客將賈貞數日示贊，欲令劉贊殺了馮道。贊謂賈貞曰：「汝輩不得草草，無預馮公事，豈得妄生疑忌！」馮道既行，郭崇威將劉贊遷移外館居住，將贊的腹心人董裔、賈貞等數人，密地殺了。不兩日間，朝廷差使臣黃仙芝傳太后誥命，廢劉贊做相陰公，令侍中郭威監軍國事。馬鐸統兵入許州，劉信惶懼自飲藥而死。內而百官，外而諸鎮，相繼上表勸威即真稱帝，威卻而不受。威軍營步軍將校章京，因醉揚言曰：「向者澶州馬軍扶立，今步軍亦欲扶立矣！」威立命斬之以徇。

周廣順元年正月，漢太后下詔授監國郭威符寶，就南郊築登極壇，壇分三級，按天地人；每級十二梯，按十二月；壇側建大旗二十四面，按二十四氣。百官詣郭監國居第，扶擁郭威登壇，身上穿著赭黃袍，上加克服，頭戴冕旒，旒皆十二旒。告於皇天后土，拜受冊命，即皇帝位。百官三舞蹈，山呼：「皇帝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」定國號曰「周」。制曰：

朕周室之裔，虢叔之後，國號宜曰「周」。改元為廣順元年。大赦天下。凡倉庫庫務掌納官吏，無得收門餘稱耗。舊所進羨餘

物，悉罷之。犯竊盜及奸者，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決遣。罪人非叛逆，無得誅及親族，籍沒家資。唐莊宗、明宗、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。漢高祖陵職官人薦享、守戶並如故。

宣赦已畢，遍行天下。周太祖即郭威追念史弘肇無後，乃召弘肇親吏李崇矩入內，訪問弘肇親族。崇矩奏言：「有史弘福的，是弘肇弟弟，今尚存在。弘肇的家財，舊是崇矩掌其簿籍，皆知其數。」因使人宣召史弘福，盡拔史弘肇拋下財產付與史弘福，令其隸皇子郭榮帳下做屬官。請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，上尊號曰「昭聖皇太后」。那處置已定，漢之國祚遂為周太祖郭威取了也。後有人詠道：

憶昔澶州推戴時，欺人寡婦與癡兒。

周朝才得九年後，寡婦孤兒又被欺！

卻說那北漢主劉旻初名崇，漢高祖同母弟也。舊為太原府尹北京留守。周太祖郭威討三叛李守貞、王景崇、趙思綰時分，立大功，與旻有怨隙。及聞隱帝被弒，旻即謀舉兵向關。周太祖自河中入，陽立旻孩兒劉贊為漢嗣。旻喜曰：「吾兒為帝矣！」乃罷兵，遣判官鄭珙奉使至京師。周太祖見鄭珙，具道所以立贊之意，且自指其頸以示鄭珙曰：「郭雀兒待做天子時，做已多時。傳示劉節使，自古怎有離青花項天子耶？幸公無疑！」厚待鄭珙以歸。旻見鄭珙回話，大喜曰：「吾知郭公信義人，必不負高祖也。」太原少尹李驥謂旻曰：「郭公犯順，終欲自取。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，據孟津，俟徐州相公即位，然後還鎮，則郭公不敢動矣。不然，怎不為之所賣？」旻罵曰：「李驥腐儒，離間咱的父子！」命左右將出推斬了。驥大呼曰：「吾負經濟之才，為庸人謀事，一死固自甘心。但家有老妻，願與之同死！」旻並其妻斬之。及聞贊廢為湘陰公，旻乃遣人請湘陰公歸晉陽。周主報曰：「湘陰公比在宋州，今方遣使迎歸，必令得所。幸明公勿以為憂！」不旬日間，周主遣人往宋州將湘陰公劉贊弒了。

劉旻聽得湘陰公已死，乃即位於晉陽，號曰「北漢」，用乾祐年號。據有十二州，便是並州、汾州、忻州、代州、嵐州、憲州、隆州、蔚州、沁州、遼州、石州、麟州，這十二個州府。劉旻既稱皇帝，除判官鄭珙、趙華同平章事，次子劉承鈞做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副使李存審為代州防禦使。處置已定，鄭珙等帥眾山呼萬歲稱賀。旻謂之曰：「朕以高祖皇帝之業一旦墜地，今日稱尊，皆出於不得已。咱是何等天子，爾曹是何等將相！」鄭珙因請立宗廟，旻曰：「不須立廟，只如家人祭祀禮可矣。」宰相俸錢每月止有一百緡，節度使止有二十緡，其餘薄有資給，所立朝廷特小朝廷耳。在後聞湘陰公被弒，北漢主大哭曰：「吾不用忠臣之言，以至於此！」乃為李驥立祠，歲時祭之。

卻說周太祖且處置朝廷新政，聽北漢自立，未暇攻伐，一日，謂王峻曰：「朕起自寒微，艱難險阻，身備嘗之；遭時喪亂，一旦為帝，怎敢厚自奉養，以病小聽乎？」凡四方貢獻珍美食物，詔不須進貢。又下詔求言，凡利民條陳的，許其封章來上。詔曰：朕生長軍旅，不親學問，未知所以治天下之道。凡文武官僚，有益國利民之術，各具封事以聞！

二月，周太祖將漢宮寶玉器血陳列殿庭，命武士將斧碎之，謂大臣曰：「凡為帝王，怎用此物？聽得漢隱帝每日與嬖幸在禁中嬉戲，珍玩之物，不離於手。茲事不遠，宜以為戒，怎可效之？」謂左右曰：「今後珍異悅目之物，休得進入宮禁！」宣授郭榮為鎮寧節度使，選朝士之有德望者為僚佐，近臣舉王敏、崔頌、王樸等，周太祖除王敏、崔頌做判官，王樸做掌書記。

且說契丹主初攻內丘時分，死傷頗多，又有月食，軍中屢有鬼魅之妖；契丹主憂懼，遣使與漢通和。會漢室喪亂，劉詞送契丹奉使至大梁。周太祖遣將軍朱憲往契丹國報聘，且敘革命之由。未幾，契丹復遣使來周，賀新即位。周太祖厚待其使而報之。及契丹主聞北漢劉旻自立為帝，使招討使潘聿撚遣劉承鈞書。北漢主劉旻使孩兒劉承鈞回書，言：「本朝淪喪，欲效晉石敬瑭的故事，求援北朝，興復漢室。」契丹主得書大喜。旻復遣謝彥光奉使契丹國借兵，契丹主亦遣使至北漢謂劉旻曰：「周主遣使命田敏來，約以歲輸錢十萬緡。」北漢主使鄭珙為報聘使，將金銀匹段各一千兩匹，厚賂契丹主，致書稱「姪」，請契丹行冊命禮。契丹復遣潘聿撚到北漢，冊命北漢主劉旻為皇帝。是時周太祖遣將軍姚漢英使契丹，契丹主欲與北漢結援，故拘留姚漢英，不使還國。是年，北漢劉旻待舉兵伐周，契丹主名兀欲的約引兵會之。與酋長議，諸部酋長連年出征不得志，皆不喜南征。兀欲曰：「吾已許北漢主矣！」驅迫諸部使行。軍至新州，有燕王述輒的反叛，將兀欲殺了，自立為帝。那齊王述律聽得述輒自立，乃逃入南山。諸部奉齊王述律攻伐述輒，又將述輒殺了，立齊王述律為帝，改元應厲。北漢主以叔父事述律，請兵擊周。奈述律年少，專好遊戲，每夜酣飲至天明方且眠睡，至日中方起，國人號為「睡王」。十月，「睡王」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人與北漢軍同舉伐周。北漢主劉旻自將兵二萬，與契丹共攻晉州，三面置營營寨，晝夜攻城。周巡檢使王萬敢與指揮使史彥超、何徽等，分兵堅壁拒守。十一月，周太祖遣王峻將兵救援晉州，詔諸軍皆受王峻節度，聽便宜從事，得自選擇將吏，不必表聞於朝。十二月，王峻帥軍至陝州，逗留旬日不進。周主聽得北漢攻伐晉州甚急，乃遣使至陝，與王峻議，欲自將兵馬取道澤州路，與王峻會合，救援晉州，乃下詔約以三日離大梁。王峻見使命這說，急忙遣使為周太祖言曰：「晉州城壘堅固，契丹二國卒攻不下。劉崇兵鋒方銳，不可力爭，須老其師以待其衰耳。陛下即位方新，藩鎮未能心服，切不宜輕易一動。萬一車駕出汜水，則慕容彥超乘虛引兵入汴，則大事去矣！」周太祖聽得使者傳王峻這話，豁然省悟，將手自提其耳，言曰：「噯！幾敗乃事！」即日下詔罷親征。王峻引兵趨晉州，聽得晉州之南有個蒙坑田地，極是險峻可畏。王峻未到晉州之先，心下常怕此處田地或為北漢據守，則難於進攻。及到蒙坑地面，見前鋒已過，私自喜曰：「吾事濟矣！」王峻大軍到晉州，且就祁縣南屯下寨，休兵秣馬，堅壁不戰。北漢主劉旻軍食已乏，契丹軍已思歸，聽得王峻大軍已到，夜後燒了營壘，一夕遁去。王峻兵入晉州，諸將請王峻乘契丹之遁，急急追趕殺之。峻乃遣指揮使藥元福、康延沼兩個，將馬軍追殺。北漢兵馬，墜崖谷而死者，十分著了四分。康延沼畏懼，追趕不上，故北漢兵得以度河。藥元福疾聲謂延沼曰：「劉崇氣衰力倦，狼狽遁歸，不乘此剪撲，必為後患！」諸將皆不欲進軍；王峻又遣使令諸將收軍，不可深入。元福等遂回。契丹兵至晉陽，土馬十喪五六。北漢主因這一番挫沮，無意進取；兼是十二州之土瘠民貧，內供軍國調遣，外奉契丹歲幣，賦役煩重，民不聊生，諸將解體，百姓離心，往往逃歸周境矣。

廣順二年正月，周主發開封府民夫五萬，修築大梁城壘，旬日而工役俱畢。是時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起發民丁為鄉兵，入城為戰守之備；又多遣群盜，分頭出鄰境恣行剽掠。周太祖曰：「此賊果叛，吾擒之易易耳！」敕都虞候藥元福統帥都部署曹英、都監向訓，共合兵討慕容彥超。臨行，周太祖謂曹英、向訓曰：「元福宿將有重望，無得以軍禮見之！」二人請以父執事之。唐主遣其將燕敬權帥兵軍於下邳，待為慕容彥超救援。藥元福出軍迎戰，就陣生擒了唐將燕敬權，進軍到兗州。慕容彥超專意指望唐軍救援，聽得燕敬權遭擒，其謀大沮，集屬官會議，有判官崔周度上書諫曰：

周度竊謂：魯，詩書之國，伯禽以來，不能霸諸侯；然以禮義守之，可以長世。公於國家非有私憾，況主上開諭諄勤，苟撤備歸忱，則坐享太山之安矣。

彥超得書大怒，謂崔周度曰：「如今乃英雄角逐之秋，怎可以詩書禮義言之？您為周郭威作游說耶？」決意反叛。奈府庫空竭，無財帛可賞募將士，乃大括民財，應副軍前用度。有匿財坐罪而死者，不可勝數。二月，周太祖將已擒獲唐將燕敬權放令歸唐，使敬權歸告唐主曰：「叛臣天下之所共疾也。唐主助其攻中國，得非助桀為虐乎？非計之得也！」唐主聞這言語，大慚，即日將所得中國人厚贈皆遣還。四月，周主謂馮道曰：「慕容彥超之叛，曹英等出師收捕，已及三月餘日，竟無成功。朕欲自將親征何如？」道曰：「彥超小丑，如魚游釜中。今陛下天戈所指，泰山壓卵，行將授首也。」即日下詔親征。王師行至兗州，周太祖遣人開陳禍福招諭之，彥超不伏；乃檄召諸將，分道進兵。慕容彥超倉皇失措，召術者曰：「您昨來與我說，鎮星行至角亢分野，正是兗州之地，其下有福人應世，咱乃立祠而禱之。今官軍四面夾攻，鎮星何不出氣力以相救？您為我禱告鎮星，求神兵相援，事捷之後，當厚有賞賜。」術者依命懇告，謂：「有必勝之兆。明公但出戰，管有神助也。」彥超以為信，佩取弓箭，躡馬奮擊。被曹英、向訓兩個前來迎戰。鬥經數合，彥超力不能敵，回顧陣上將卒，有一半許不戰自潰。彥超就馬上號泣道：「鎮星怎不出氣力相助？」疾呼數聲，拽轉馬便走。曹英趕上，被彥超棄馬奔入城去，兩下鳴鑼收軍。彥超點視軍馬，逃降殺死的十分也無三分了，不

勝忿怒，拽將術士刷了；乃放火將鎮星祠焚燒。彥超帶一門老幼，盡投井而死。以下將士開門出降，官軍大掠。民間累經彥超搜括財帛之後，無甚儲蓄；軍卒憤怒，俘殺居民以萬計。周太祖欲盡屠其城，有翰林學士竇儀疾忙去與范質謀曰：「主上新得天下，方收降附，若盡行屠戮，殊失中外來蘇之望。明公胡不出一語諫之？全活一城生靈，便是活佛出世也！」范質與儀俱入行宮見周太祖曰：「首惡者慕容彥超一人耳，今既投死，兗州百姓皆陛下赤子，一時迫於脅從，豈所得已？聞陛下欲屠其城，臣以為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可也。昔高祖圍魯城，怒其不降，欲舉兵屠城，聞弦歌之聲，以為聖人鄒魯之地，不忍加害。陛下不能為漢高之所為耶？」周太祖感悟，遂赦之。且說那漢高祖五年十二月，與項羽廝殺，圍項羽在垓下田地。項羽聞四面皆楚歌，乃自嘆曰：「吾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，此非戰之罪，乃天亡我也！」自刎而死。楚地悉定，獨魯城不下。漢王引兵圍之，欲盡屠魯城。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，謂其守禮義之國，為主死節，乃持項羽頭以示之，魯城乃降。范質舉這事諫周主，亦道是兗州是魯地，陶詩書禮義之化，不可肆屠戮之酷刑。是他范質、竇儀兩個說這幾句話，全活了兗州一城百姓，積了多少陰鷲也！六月初一日，周太祖親幸曲阜，謁孔子祠，拈香下拜。左右止之曰：「孔夫子乃陪臣，怎可受天子之拜？」周太祖曰：「您說甚話？孔子百世帝王之師，有國家者敢不敬乎？」遂拜。又幸孔子墓設拜。仍下敕禁百姓毋得入孔林樵采。使從臣訪求孔子、顏淵的二家子孫，署曲阜縣令及主簿。九月，周太祖下令敕沿邊守臣，禁止邊民不得入契丹界剽掠俘殺。契丹寇冀州，周之守臣與之拒敵，契丹宵遁。十月，契丹界分瀛州、莫州、幽州三州大水，三州之流民入周塞者，計四千餘口。周太祖下詔，令所在官司賑給存恤之。中國之民先被俘虜而得歸者，亦不下十餘萬。平章軍國事李谷以病臂辭位，周太祖遣中使詣李谷私第諭旨曰：「卿所掌至重，朕難得其人代卿任事。卿但強起就職，若使事功得就，怎以朝禮為拘？」谷不得已起視事，臂痛尚未能執筆，周太祖詔謂三司土務繁劇，許令刻名及押字印用之。自五季以來，俗尚勇鬥，訴訟無法。太祖乃立訴訟之法，敕民間凡有訴訟，必先經由縣州及觀察使司。如其處決不直，乃聽詣台省。或訴訟人自不能書牒，倩人書的，並書所倩姓名住處，防有虛妄誣訴之弊。若無人可倩，聽執白紙投告有司，吏為依口書寫。所訴必須切己的事，休得挾私妄訴，違者以反坐斷之。舊制：禁民間私買賣牛皮，凡有牛皮的，悉令輸官儻直。唐明宗時分，支鹽償之。晉天福年間，并鹽亦不支給。至漢立法禁斷，有犯牛皮一寸的，死罪；民間日用，無得將牛皮用度。李谷向周太祖曰：「民間所輸牛皮，欲從三分中減免二分。計田十頃，稅止取皮一張；餘聽買賣，惟不許賣與外國。」此令一行，公私俱以為便。十月，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殘，野雞族多產羊馬孳畜，彥欽故擾之，以求賂遺。野雞族不禁彥欽誅求，舉兵反亂。事聞於朝，乃授折從阮做靜難軍節度使討之。明年，野雞族歸降。十二月，鄭、滑二州河決，淹了十餘萬家。太祖遣使往二州修塞。靜難鎮節度使侯章入朝，獻買宴絹一千匹，銀五百兩。周太祖卻之不受。侯章道：「藩鎮朝覲，無以見慰，些小銀絹，聊表孝順小心也。望皇帝休怪！」太祖慰諭之曰：「諸侯朝覲天子，宜有宴犒之禮，此在國家經常費內支破，豈待買耶？如此，殊失君臣交際之體！」敕有司今後有似此比例，皆不許受。

廣順三年，劉言上疏，乞移武平節度使府治就朗州置立；設法賣茶，以備貢獻。朝廷從其請。且說前世屯田，皆在邊塞上，田地使屯戍軍耕佃。唐末中原屯駐軍馬去處，皆置營田。其後又召募資產高大人戶輸苗課佃耕，戶部別置一司總領，不屬州縣。或丁多無役，或容庇奸盜，州縣不得詰治。梁太祖朱溫擊淮南時分，擄掠得牛萬餘頭，悉給農民，使每歲輸納牛租；在後牛已死，而租額不除，民間甚以為苦。周太祖生長田間，素知其弊。李谷建議請朝廷將戶部營田務租牛課一項革罷了，拔營田的民戶屬州縣管領。田廬牛具並賜與現佃的為永業，各各修葺屋廬，栽植桑柘，獲地利數倍。是年戶部增戶口三萬餘戶。葉載彩獻言：「營田多有肥饒田土，不若鬻賣與民戶，可得錢數十萬緡，資助國家用度。」太祖曰：「利在於民，猶在國也。朕取此錢何用？得無奪民間生理乎？子以利規我，是權萬紀故智也。」那權萬紀在太宗時分，奏宣堯部中可鑿山冶銀，歲取數百萬。太宗責萬紀道：「天子所少者，嘉謀善政，有益於百姓者。公不能進賢推善，乃以利規我，欲比方我做漢之靈帝、威帝耶？」斥使還第。周太祖卻葉載彩之請，太宗之意也。有葉仁魯者，周太祖舊時親吏也，做著菜州刺史，坐受枉法贓事，法當賜死。太祖遣中使將酒食賜與仁魯，謂曰：「汝自抵國法，吾亦無如之何。汝之死，吾當存汝父母及爾妻孥，休以為憂！」仁魯感泣就刑。皇子郭榮做鎮寧節度使，屢請入朝。王峻忌榮英烈，每沮止之。恰值王峻行視決河未回，郭榮再以為請，周主許之。及入朝，見有李守貞部下騎將馬全義從榮入朝，召見，太祖指全義謂左右曰：「全義忠於所事，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，屢挫吾軍。汝輩宜效全義所為也！」補馬全義為殿前指揮使。王峻聽得皇子郭榮入朝，疾忙奔歸大梁，表請出鎮。宣授王峻做平盧節度使。峻晚節處事狂躁，一日奏薦顏衍、陳觀兩個為相，周太祖曰：「進退幸輔，不可倉猝，俟更思之。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。公所薦二人，德望何如？」峻罵曰：「陛下以花項文身為君，又何德望之有？」語頗不遜。峻退，周太祖使人幽峻於別所，召馮道等人見，泣謂之曰：「王峻朕太甚！欲盡逐大臣，柄用新進，剪朕羽翼。朕惟一子，峻百端間阻。無君如此，誰則堪處？」乃貶王峻做商州司馬，峻憤恚而死。三月，宣授郭榮做開封府尹，封晉王。初，唐明宗之世，令國子監校注九經，刻板印賣；至今年六月，板方成，獻之周太祖，令本監印造，頒賜諸路州縣學。是時蜀中有毋昭裔，亦出私財百萬，營造學館，刻板印九經授學者讀誦。雖干戈戈僦之餘，尚不廢文明之治，可謂知本者矣。七月，唐大旱，井泉枯涸，淮水可涉而渡，飢民過淮者，絡繹於道。濠、壽等州，發兵拒之。周太祖聞之，敕調使臣曰：「彼我之民一也。」遣使宣諭詔旨，有糴米過淮者，休得禁遏。八月，周太祖自入秋以來，得風痺疾。術者呂宗一奏言：「陛下聖躬萬福，忽得此疾，乃箕星臨分野，宜散財作福以禳之。」周太祖欲祀南郊，築圓丘社稷壇於大梁之南隅，又作太廟於城西，將擇日親饗焉。會鄴都留守王殷入朝，殷在鎮恃功專恣，肆行不法，凡河北鎮戍兵，應用敕處分者，殷不請於朝，即以帖行之；又不時科斂民財，以自豐殖。周太祖心頗惡之。一日，因其入朝，留王殷充京城內外巡檢。乃勉強扶病御殿，殷入起居，遂使左右執之，誣殷欲以郊祀日作亂，送大理司誅之。有司奏以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，周太祖力疾祭享，才及一室，不能跪拜而退，命晉王榮終禮。是夕，宿於南郊，疾大作，幾至不救，中夜乃愈。

顯德元年正月初一日，周主祀圓丘，使晉王榮代拜行禮，周太祖儀態瞻仰致祭而已。郊祀畢，百官朝賀。周太祖宣晉王榮祭內外兵馬事。時周太祖患疾，群臣少得進見，中外恐懼；聽得晉王典掌兵柄，人心稍安。軍士有怨郊賞薄者，周太祖召諸將至寢殿，詰責之曰：「朕自即位以來，惡衣菲食，專以贍軍為念，爾輩怎不知之？今乃縱凶徒謗！惟知怨望朝廷，不知己有何功，而敢如此肆無忌憚，恐於爾輩不便！」諸將皆皇恐謝罪，窮究其不逞者戮一二人，流言乃息。在先，周太祖在鄴都日，每期望小吏曹翰有才幹可委任；及即位，使曹翰事晉王榮。榮鎮澶州時分，使翰做牙將。榮入尹開封府，翰從容謂榮曰：「大王國之儲嗣，今主上寢疾，大王當在侍旁，躬嘗藥之職，奈何猶決事於外耶？」榮感悟，即日入侍禁中。周太祖疾篤，將諸司細務停止勿奏；若有大事，則晉王稟進止，宣旨行之。周太祖喚晉王榮謂之曰：「昔吾西征，見唐朝十八陵，無不被人發掘的，此無他事，只是多藏金寶故也。我死，爾當以紙衣被我體，以瓦棺斂我形，墳中休得用石，惟用甃代之。工人役徒，皆依例支給僱佣錢物，毋得煩擾小民。葬畢，籍定近陵三十戶蠲免徭役，使三十戶守視。勿營繕下宮置官人，及作石羊、石虎、石馬、石人等物。此等虛文，宜一切革罷。惟立一石碑，上刻云：『周天子平生好儉約，遺令用紙衣瓦棺，嗣天子不敢違也。』將此碑置陵前。吾之告汝止於此矣。為天下君，不是易事，您可在意著！」言訖而殂。晉王榮就柩前即皇帝位。軍馬大事，雖世宗臨決世宗即晉王榮，然猶稟命於太后柴氏而後行。

且說北漢主劉旻聽得周太祖已殂，就內殿舉酒相慶。遣使臣多將金帛賂契丹主，借兵伐周。契丹主遣政事令楊衮將帶萬餘騎往晉陽，與北漢會合。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人，宣白從暉做都部署，張元徽做先鋒使，與契丹趨潞州攻打。有潞州節度使李筠即李榮，避世宗諱，改名筠，遣部下將穆令均的統軍迎敵，在上黨縣東下營。兩處陣圓，一箭炮石打不到處，一員將軍出陣，卻是張元徽。與周將穆令均兩個廝戰，經三十餘合，元徽佯敗北走，穆令均不知元徽已設伏兵，一力追趕，被伏軍四處掩擊，令均為亂軍殺死。惟李筠單騎遁歸上黨，收拾潰卒，嬰城自守，具表奏聞：

昭義節度使臣李筠，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！臣謹言：我朝不幸，先皇太祖仁明英武皇帝宮車晏駕，有北漢叛賊劉旻，幸

禍伐喪，結連契丹入寇，軍逼潞州。臣已遣部將穆令均前途迎戰，在上黨地面屯駐，被賊將張元徽，陽敗誘殺穆令均，我師敗績，皆臣授受乖方，自取喪師之罪。謹奉表以聞。且臣嬰城自守，效死勿去。所有潞州備禦事宜，乞天朝命將出師，以圖防禦萬全之勝。臣喪師之罪，乞付司敗定斷，席藁以待斧鉞之誅。昧死奏聞，伏候聖旨！顯德元年二月 日，宣授中奉大夫昭義軍節度使臣李筠頓首百拜上。

三月初二日，世宗得表大怒，欲自將拒北漢兵。在朝群臣皆曰：「劉崇向來在平陽戰敗，逃遁以來，勢蹙氣沮，必不敢自來。況陛下即位方新，山陵大事未畢，人心易搖，不宜輕動；宜命將御之足矣。」世宗曰：「劉崇幸我大喪，欺負朕年少新立，此賊必自來，朕不可不往。」馮道固爭之，世宗曰：「昔唐太宗得天下，凡有征伐，未嘗不自親征。太宗英武尚如見，朕怎敢偷安不以身先士卒乎？」道曰：「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？」世宗曰：「劉崇以十二州之地，事力單弱，不過借契丹勢援以陵我。以吾國兵力之強，破劉崇如山壓卵耳，又何難哉？」道曰：「未審陛下能做山否？」世宗以馮道前朝元老，優禮答之。惟王溥慫恿世宗親征。世宗命馮道奉周太祖梓宮赴山陵，下詔親征，即日起離汴梁。軍馬已至懷州，世宗欲兼程速進。有指揮使趙晁密地與通事舍人鄭好謙道：「賊勢方盛，宜持重以挫之，未可勇往。」好謙以其語奏聞，世宗怒曰：「何物豎子，為此浮言，以沮我師！行當戮之以徇！」即令左右將趙晁枷了，以警軍之眾。有人詠一首詩道：

北漢劉崇敢伐喪，蚍蜉撼樹不知量。